

■家长里短

我的她

■张国昌

我属牛，她也属牛。你问我们啥关系？我们是两口子。我们结婚几十年了，在经历了避其锋芒、大度宽容、互相忍让、互相融合后，在几十年的无数次的循环过程中，各人的性格都发生了变化，互相包容，互相理解，在改变了对方的同时，也改变了自己，甚至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。好多时候，对方的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便马上心领神会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算不上甜蜜，但她像山间的小溪，弯弯曲曲，富有诗情画意。其实，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生活？吵吵闹闹闹也是生活中的一味调味剂，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了一曲曲折感、新奇感。

小时候我家境不好，十岁丧父，一家老的老、小的小，在人民公社靠工分吃饭的年代。由于家中无劳力，我常被人瞧不起，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。在家人倾尽全力支持下，我在半饥饿的状态下勉强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，成了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高中生，肚子里装了点墨水。可家里太穷，一家三代只有四间土坯房子，而且还是危房。爷爷常年住在生产队的牛屋里，我也在外打游击居住。转眼到了二十多岁，也该谈婚论嫁了，可家中穷得叮当响，哪敢想着娶老婆？又有谁家的闺女愿意嫁给一个穷光蛋呢？

大概是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吧？或许是因为我肚里多少有点墨水，或许是我这个人比较实诚吧，又或许是出于母性的本能而产生怜悯和同情吧！在这样穷困的条件下，她出现了，并走进了我的生活。一间土墙屋，一张旧大床，加上用麦秆织成的挡风帘，便成了我们的爱巢。生活清贫、简单倒也幸福，我在学校当孩子王，她在生产队挣工分。她忙完生产队的活回到家喂猪养鸡，织布做衣，起五更、打黄昏，勤勤恳恳。生活上省吃俭用，精打细算，把本来就不宽余的粮食节省下来以备备用。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，虽然物质上不富有，但精神上是快乐的，家庭是和谐的，当然也是幸福的。

穷困而又幸福的生活延续着的同时，几个孩子也相继到来，家庭依然贫穷。而她是一个不甘贫穷的人，她争强好胜，相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创造一个幸福的家。虽然有孩子拖累，但工分不少挣，她连走亲戚也是趁晚上午走，生怕白天耽误干农活，家务活像喂猪养羊、洗涮缝补，大都放在晚上干。生活上刻苦节俭，精打细算，自己吃粗粮剩饭，让家人吃细粮新饭。

那时，架子车是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工具，一般都是男劳力拉车子，可她为了多挣工分，总是拉着架子车，和男劳力一样干。上山拉石头给外地送砖，她和男人一样，一个人拉干把斤重的车子，实在太累了。说实话，这活，我一个大男人也受不了，她却一次次、一年年长时间连续下去，太不容易了。

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，别看我平时唠唠叨咕舌，胡扯乱喷可以，可要是遇上正事，那可是一句不拿。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、人情事故，我更是束手无策，无法应对。可这是她的强项，亲戚邻居谁家若有事，她都尽力帮忙，若有纠纷，她也设法化解。对待客人，她真诚地递上一杯茶，说几句暖心话，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，所以远近亲戚都和我们相处很好，关系也十分融洽，她在对待老人及妯娌方面也是真诚相待，做了好吃的会给老人端一碗，妯娌们之间谁家有事尽力相帮。

虽然知道她能干，但仍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做了半辈子庄稼活的她，还是个经商能手。

在家赶会搞零售那几年，凭借她那热情、厚道的服务态度，赢得了一大批老顾客的信任。同样的货物，为什么我们卖得快呢？因为她说话和气，服务周到，加上女人特有的细心，又懂得客户做什么用，用什么料，用多少料，她讲得头头是道，既给顾客减少了不必要的开支，又使顾客买到了称心如意的货物。就这样一传十、十传百，老客户留住了，新客户增加了，客户越来越多，生意咋会不好呢？

在家搞零售积累了几年的经验，经济上也具备了一定的实力，这小小小雨的零售业务满足不了她想下海发大财的雄心。于是产生了上郑州闯一闯的决心，并且立即行动。

我是个随遇而安、满足现状、不求上进、不冒风险的保守人，生怕到郑州生意不好会把老本赔了，便当即表示反对。她说：“胆小鬼吃不了大刀头，咱就再赌一把，大不了回家咱还种那二亩地。”我有些动了心，但她没有明确表态，她动用十八般武艺，明讲暗磨，软硬兼施，迫使我就范。我想，一个大老爷们难道还不如女人有胆量，同时我也知道凭她的倔脾气，自己决定了的事，八匹骡子也拉不回头。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我又一次服从了。

后来，实践证明，她的决定是正确的及时的。到郑州后，我们俩夫唱妇随，不，应该是妇唱夫随，互相包容，共谋发展。我负责到杭州绍兴进货，她主管在店售货，在郑州又一次展现了她在商业方面的才华。同样的货物价钱比別人卖得高、速度比別人卖得快，为啥呢？俗话说：“货卖一张皮。”她勤快，把布匹整理得平平整整，稍微有点折皱，赶紧用熨斗熨平，用刷子刷掉布上的杂物，经过整理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，很吸引客户的眼球；再加上真诚耐心而又热情的介绍布料的特点性能，客户当然乐意买了。只要客户进店，就是客人，她对客人真诚，即使此次货不对路，生意没有做成，但给他们留下好印象，下次再来总想到你店里坐坐，拉拉家常，提供一些商业信息，一旦货物对路，哪有不买之理？这就是俗话说说的“买卖不成仁义在”吧！

就这样，凭着良好的信誉、热情的待客之道，她为我们赢得了一大批客户，我们在商户友好互利的条件下，生意越做越好，逐步在郑州站稳了脚眼，资金也比原来翻了几番。后来，由于大环境原因，生意竞争越来越激烈，我没有向商海纵深发展，采取了见好就收的路子，带着商海淘来的战利品重归故土。接着盖房，娶媳嫁女，生活又回到原样。虽说不上大富大贵，倒也吃穿不愁，儿孙满堂。仔细想想，对这个家来说，我做得太少了，没有她贡献大。尽管这些年我们俩总是磕磕碰碰，但在对家庭和子女方面是一致的，这就是我的她——我感谢她来到我的身边，陪我走到现在，最后我还想说一句肉麻的：谢谢你，我的她。

■流年往事

母亲

■孙书蝶

今天读到莫言的一篇回忆母亲的文章《母亲》。文中的母亲，面对苦难和人生困境，表现出的乐观、坚强和韧性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母亲一边捶打着野菜，一边唱歌的画面久久地定格在我的脑海中；当看到母亲向充满恐惧的儿子庄严承诺：孩子，放心吧，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！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莫言说，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，将永远伴随着我，激励着我。

我也想起了我的母亲。我的母亲因为家庭成分不好，非常胆小温和，少言寡语，但在儿女心中她是一个非常刚强坚韧的人。她让我懂得了一个女人一旦做了母亲，就不会恐惧、不会逃避了，因为身后藏着她幼小的孩子们，她没有退路了，她会完全忘记了自己，拼命护着孩子们长大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的形象非常模糊，他长年累月都在外地漂泊，几乎缺席于我们姐弟们整个的童年时代，是母亲和奶奶共同养育我们长大。没有男人的农村家庭，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。从我记事时起，几乎每一个夜晚醒来，

都会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情景，如豆的灯光下母亲的背影映在墙上模糊而巨大，让人觉得温暖、安心。包产到户以后，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，我们村的大坡地远在十几里以外，为了多干活，她

常常半夜即起，带着两个干馍和一壶水，打着农具，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地里去。因

为没有钟表，不好掌握时间，常常走到地里，天还未亮，她就坐在地头上，一边啃着干馍，一边等着天亮，常常是一直干到天黑才被星戴月往家走。她非常要强，不能忍受别人说这家的男人不在家所以地里的草长得多，庄稼种的不好。遇到焦麦炸豆的农忙季节，她常常半夜还在拉着装得满满的、垛得高高的架子车从坡地里往家赶。我不知道母亲在这种日复一日孤独的劳作中都在想些什么，她会一个人坐在地里痛哭吗？我不知道。

我常常吃惊母亲娇小柔弱的身躯里，怎么会有那么巨大的勇气和力量，她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忍着，绝少开口求人。无论生活再艰难、再劳累、再委屈，母亲从来都是轻声细语的，从来不会骂人，没有打过她的四个孩子一巴掌，从来没有和奶奶拌过嘴。她是远近闻名的好媳妇，奶奶常说她的媳妇比儿子女儿还孝顺。

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善良的母亲还把我姑姑的两个女儿带在身边。我姑父在东北当兵，姑姑带着小儿子去找他，两个三四岁的小表妹就留在我家。每过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姑夫会从部队寄几斤大米回来。每次做饭的时候，母亲就会抓一把大米放到一个特意缝的小而细长的布袋子里，扎紧口，放锅里和饭一起煮。等到吃饭时，把布袋子捞出来，全部倒进两个表妹的小碗里，也不管她的儿女们是怎样眼巴巴地在旁边看着——在她的心里，两个不在父母身边的小孩更可怜，需要更多的疼爱。

母亲常常感叹她只读到小学，是终生遗憾，所以无论再艰难她都要供儿女们读书，自己再劳累也不允许孩子们请假耽误学习。母亲虽然读书不多，但她心里装着青山绿水。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，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，她做的鞋、绣的花、盘的扣都被村里的大娘婶子们交口称赞。她现在已是四世同堂的老人，她的子孙后辈大都穿过她做的虎头鞋和红肚兜，那简直就是工艺品。

我常说母亲是一个绝对善良的人，她心地醇正，非常单纯，不爱串门，不传闲话，人缘极好，就像美国小说《飘》里郝思嘉的母亲一样，她手里也是从来不会困着的。只是她一辈子都是把她的亲人们的需要放在第一位，很少考虑自己，她的无私常常让我惭愧也让我心疼。我多么希望她能自私一点，把自己放在前面，已逾古稀之年的她还不该享享清福吗？可母亲说，不行啊，我还要在家伺候你奶奶呀，她离不了我呀。奶奶已过百岁，不愿离开故土，母亲就像她的拐杖，须臾不能离开。哪怕几分钟，奶奶也会大声喊着母亲的名字：“花！花！你去哪了！你过来呀！”奶奶对母亲的这情景，就像我们幼年时对母亲的依赖。

母亲用行动教育我们：万事尽量不求人，生活终究要靠自己；人穷志不短，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能起贪念；一生一世都要清清白白地做人，不能占别人哪怕是一粒米的便宜。这些教诲让儿女们受益终生。

就像莫言不理解他的母亲为什么饿着肚子还要唱歌一样，我懂我的母亲吗？我敬她爱她心疼她，可我都为她做过什么？我了解她有多少？我希望自己给母亲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赡养，更希望能走进母亲的心里，把她的人生写下来。

■诗香词韵

春韵

■艾振兴

春 色

千树柳丝翻绿浪，万枝桃蕊绽红颜。
河中春水莹莹碧，辽阔晴空湛湛蓝。

春 风

吹面只觉暖且绵，树摇草动舞翩翩。
上天遣派丹青手，泼绿涂红一夜间。

春 雨

点点滴滴阡陌间，采苗如洗柳含烟。
尘霾尽扫盈清气，带露杏花色愈鲜。

春 声

溪水淙淙不用弦，流莺喧闹叶枝间。
虫声断续花丛里，渔曲悠扬到日边。

春 情

春雨春风诗万篇，几多喜悦几多甜。
欢情太盛人间小，故借风筝乐上天。

■心灵随笔

春天的守望

■孙永辉

在漯河，过了正月十九才算过完年，在全省乃至全国，这里可能是年过得时间最长的地方了。

不用动员组织，不惧人海车流，不畏旅途劳顿，年前回家，年后返程，因过年而团聚，随过完年而分离，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，就是每年一次内容不十分合合的生活剧。

年的魅力何在？过去我们守望新年，很多时候我们守望的是不到过年就吃不到的美食，守望的是过年能混上一身新衣服。现在人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，平时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穿穿，小日子美得天天像是过年一样，真正过年时，倒少了盼头，没了感觉。加之今年春节一些地方禁止燃放鞭炮，年味似乎有越来越淡之势。

惆怅之余，心生疑问，这年头，还会有多少人惦记过年？细细想来，不仅有，且还不少。

不谙世事的孩童期盼过年。特别是对于那些留守儿童来说，一年难得见上父母几面，春节是为数不多的机会，他们对于父母是如此想念，以至于从父母进了家门那一刻起，他们便无时无刻不拉着父母，不粘在父母身边，生怕一不小心父母就会离开他们，走向他们想象中很远的地方。即使父母近在身边，但因为要上学，平时要早起早睡，还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，玩耍的时间并不多。过年了，放假了，可以回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，体验体验“小皇帝”的感觉；可以缠着父母，抽空去儿童乐园，去玩各种有趣的游戏；可以随便玩、更任性、更淘气。

学海无涯以苦作舟的莘莘学子憧憬过年。平时他们为分数、为名次、为升学三更眠、五更起，单薄的身板承担了太多的压力和期许。特别是冬日里，冰天雪地，寒风刺骨，单是从温暖的被窝起来就需要极大的毅力。年对于他们来说，是可以暂时把成绩、学业抛在脑后，放纵地黑睡大明起，可以约上几个要好的同学，看场电影来个小型聚会；可以在早已心痒手痒的网络冲关中厮杀一番；可以沉醉于关注已久的热播剧。过年，是他们放松身心的良机，他们体会到了学习之外的乐趣，感知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，也领悟到了美好青春时光的弥足珍贵，元气恢复之后，他们又可以信心百倍地去迎接新的挑战。

成家立业的中青年人珍视过年。他们正处于事业上升的关键期，生活中，上有老下有幼，他们是家庭的“顶梁柱”。为了工作，为了创业，为了养家，他们早出晚归，日夜操劳，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过年了，终于可以从繁杂事务堆里解放出来，精心给父母做一顿自己拿手的饭菜，陪父母唠唠嗑，说说自己过去一年努力取得的成绩；带着父母去他们心仪已久的地方去旅行。陪伴的方式不一，但陪伴是给父母过年的最好礼物。挤时间，还要给孩子讲讲自己工作、创业的艰辛，告诉他们，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必须要做好的事情，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各自不同的使命，只有大家都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才可以让这个家变得更美好。

年迈的父母最看重过年。也许刚进入腊月，他们就慌着置办年货，买菜、割肉、杀鸡、蒸馒头这些事，辛苦而具体，他们忙而不乱，乐在其中。他们会掐着指头盘算着子女们回家的日子，也许早几天，他们就会游走在子女回家的村头路口，望眼欲穿，期盼儿女们早些回来。平时孩子们都在外奔忙、打拼，他们不想过多分散孩子的精力，不想让孩子们在路途上有更多的颠簸。只有过年的时候，他们才盼望着一家人都回来，团聚在一起。家和万事兴。屋子里，大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，屋子外，孩子们四处疯跑，打打闹闹，忘情嬉戏，这样的热闹才使这个家有生机和活力，这样的其乐融融，才有家的温馨与快乐，这也是一年中父母们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。

不同时代、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对于过年的期盼，包含了过年的全部意义。

过年，回家！家是过年的主题，过年是亲情的回归。年的轮回、家的召唤，让我们从天涯海角四面八方重新回到曾经出发的地方，回到最贴心的人中间。在家这个心灵的驿站里，我们无比踏实和放松，仆仆风尘辛苦劳作的我们，借此歇歇脚喘喘气，说说过去，谈谈未来，彼此分享快乐，分担忧愁，相互激励，亲情在短暂的相聚中交融升华，从中找到最可信赖的依靠，找回了迷失已久的初心，顿悟了人生最应该珍视的东西。我们会由此平添走出失败阴影的巨大勇气和无限动力，擦干泪水，抚平伤痕，重整旗鼓从头再来。我们也会因此自警自勉，抖擞精神再出发，在新的一年里，不松劲儿，不懈怠，撸起袖子加油干！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！

“人间之计在于春。”年过了，春来了，加油干吧！用我们的勤劳和智慧，创造新的业绩，守望新的一年！

■人间世相

表姐的嫁妆

■邢德安

表姐要出嫁了，日期已定，我急急忙忙往家赶，因为，表姐和我有约，出嫁时要我看看她的嫁妆。

表姐是舅舅的女儿，只因表哥不在家，舅舅的花卉园艺公司缺少人手，加上表姐性情柔顺，顾及舅舅的身体，就把自己的婚事一拖再拖，不知不觉间便跨入了“剩女”的行列。春节前夕，我去看望舅舅时，表姐突然悄悄对我说她准备结婚了，让我届时定回来，我自然满口答应。我想，凭舅舅那么大的家业，再加上表姐对他的照料与孝顺，表姐的嫁妆肯定不菲。

然而，出乎我的预料。到了舅舅家以后，我看到来宾倒是不少，却不见有一件嫁妆。带着满腹疑问，我去问舅舅。

舅舅正在和几位亲戚聊天，见我进来，便示意我坐下。等了一会儿，我终于憋不住，便问了起来。只见舅舅打开茶几上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个红布包着的书本状的东西放到我的面前。

“给，你自己看吧，你表姐的嫁妆在这里面呢。”舅舅说。

我大惑不解，望着舅舅说道：“舅舅，这是什么？”“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怀着探宝一样的心情，动手去打开这个红包，急于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密。我甚至想到，里面包的不外乎是一笔数目惊人的存款单和银行卡。同时又在心里暗自埋怨姐，这事办得也太离谱了吧？自古道财不露白，你咋能将这些重要信息公之于众呢？但是，打开红包之后，我却傻眼了。呈现在眼前的既不是存款单，也非银行卡，而是一份为期十年的、一百亩地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合同书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便问舅舅：“您给表姐什么样的嫁妆办不来，怎么给了她这个，您要她继续种一辈子地吗？”我有点替表姐鸣不平了。

“问她去，是她自己愿意要的。”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，舅舅向我和几位亲戚道出了其中原委。

由于经营管理得当，市场看好，这几年舅舅的园艺花卉公司如日中天。两年前，又承包下一百亩地专门种植玫瑰和康乃馨，而在这一百亩地里面表姐洒下了不少辛勤的汗水。一天，看着含苞待放的玫瑰，表姐兴奋地对舅舅说：“爸，这块地的花儿真好，我太喜欢了。”

“喜欢吗？那就送给你，日后给你当嫁妆，让你种十年。”“啊？真的？爸，您说话可要算数。”

“真的。算数。”

“其实，我也就是逗她玩的，随便地那么说上一句，没想到她却当真了，真的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哪。这孩子早早地没了母亲，跟着我吃了不少的苦，本想好好地给她操办下婚事，风风光光地打发她出嫁，可她就一口咬定，别的啥也不要，就要那一百亩地。没办法，随她的意吧，感到挺对不住她的。”舅舅说。我分明看到舅舅似乎有点愧疚，但也有几分自豪。

我们几个听得忍不住啧啧称赞，不说舅舅有福，养了个好女儿。这时却又听舅舅说道：“人常说好儿不爭庄田地，好女不爭嫁妆衣。想到我这宝贝闺女竟和我争起庄田地来了。看来，我的闺女一点也不傻。”

■经典回味

那些不爱女红爱诗书的才女们

■五指红胭

也许是受了“丈夫有德便是才，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一古语的影响吧，在中国古代，女子多半“主内”，与织机为邻，与女红为伴。不过，却也有“不爱女红爱诗书”的才女，以至于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涌现出了九位杰出的女诗（词）人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闪光。

班婕妤：西汉女辞赋家，西汉楼嫔（今山西宁武）人，汉成帝的妃子，善诗赋，有美德。传世作品有《自悼赋》、《捣素赋》、《怨歌行》（亦称《团扇歌》）等。

蔡琰：字文姬，汉末陈留固（今河南杞县）人，大文学家蔡邕之女，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和文学家，既博学能文，又善诗赋，有《胡笳十八拍》、《悲愤诗》等传世。

左棻：字兰芝，临淄（今山东淄博）人，西晋时女文学家、诗人，著名文人左思之妹。左棻少工诗文，后入官封贵嫔。左棻一生诗赋甚多，有《齐纪梁妻赋》、《孟母何赞》、《班婕妤赋》等诗作传世。

苏惠：字若兰，十六国时前秦武昭（今属陕西）人，三岁学画，四岁作诗，五岁抚琴，九岁学会织锦，曾把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写成《回文璇玑图》诗，织锦寄夫，为回文诗之首创。《回文璇玑图》诗曾被诸多名家解读，武则天还曾专门为苏惠与《璇玑图》撰写序文。

谢道韞：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）人，东晋著名女诗人。素有雄才，文思敏锐。著有诗文两卷，现存《登山》、《拟稽中散咏松》等诗。

鲍令暉：南朝女文学家，东海人（今山东省郯城西南），文学家鲍照之妹，出身贫寒，但能诗文，著有诗集《香茗赋集》，《诗品》评其诗“往往辘轳清巧，拟古尤胜”。

薛涛：唐代女诗人，长安人，创制“薛涛笺”。薛涛能诗晓律，多才多艺，与刘采春、鱼玄机、李冶，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，与卓文君、花蕊夫人、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。后人辑有《薛涛集》、《锦江集》。

李清照：山东济南人，号易安居士，宋代女词人，婉约词派代表，有“千古第一才女”之称。其词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，自辟途径，语言清丽；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——“易安体”。著有《易安词》已佚，后人有《漱玉词》辑本。

朱淑真：号幽栖居士，南宋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女词人、诗人。因与丈夫志趣不合，抑郁早逝。现存《断肠诗集》、《断肠词》传世。其诗词多抒写个人爱情生活，早期笔调明快，文辞清婉，情致缠绵；后期则忧愁郁闷，幽怨感伤，后世称之曰“红艳诗人”。